



一米阳光

李玮 徐兵 著

One Meter Sun
One Meter Sun
One Meter Sun

 HAINAN RUN
海润影视

作家出版社

One Meter

Sunshine

李玮
徐兵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米阳光/李玮, 徐兵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3
ISBN 7-5063-2852-6

I. 一… II. ①李… ②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764 号

一米阳光

作者: 李玮 徐兵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责任校对: 文 夷

装帧设计: 姜寻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40 千

印张: 7.5

插页: 3

印数: 20001-40000

版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852-6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梅雨就是这样的东西，默默地潜入你的内心，让你在事后的一瞬间似乎回忆起一段不情愿忘却，同样不情愿留存的心事。

我喜欢在有雨的午后睡觉，做梦，或是坐在窗前看书。

上海的金正武和我一样。当然他是这个故事的主角，而我不过是讲述给你听的人。

和金正武住在一起的，还有米拉。正因为有了米拉的出现，才让金正武本来可以很恣意的生活变了味道。

米拉常把家里弄得仿佛是战场，谁都不会想到他这样的人有了像模像样的女朋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就像他会在厕所的门上挂着“座上有仙”和“野渡无人”这样的牌子。虽说他的生活有些乱套，但小资这个词却极好地给了米拉一个注解，嗯，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小资，上海小资。

这个早晨的与众不同也许只有他们知道，每一个窗户后面的人家都在平静地生活。

电话铃响了。

米拉抓起了电话，很不客气地“喂”了一声，接着很不客气地问：“找谁？”

电话里的男人也很不客气地说道：“金正武。”

米拉于是道：“哦，等着！”然后把听筒直接扔到了沙发上，冲金正

武骂道：“找你的！这么早就来电话，MORNING CALL啊！神经病！”

声音大到让米拉快活，他莫名地不介意让电话的对方听见这一声骂，也许生活寂寞了，人就会自己找回来一些调料生拌。

金正武正用毯子蒙着头，他嘟囔了一声，从毯子里伸出一只手，把听筒隔着毯子捂在耳朵上，然后睡意惺忪地应道：“MORNING，我是……”

还没等金正武报完自己的名字，电话里的男人就用不容抗拒的声音命令道：“少啰嗦！浦东机场十一号通道口，汉城飞来上海的XX次国际航班。记住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的活，不得有任何失误，要是再跟前两次一样，我可真没法关照你了。利索点！”

老板毕竟不能开罪，金正武以最快的速度跨上摩托车就在弄堂里穿梭。

上海的弄堂和北京二环以内的胡同不一样，上海的弄堂里很多的鸡毛小店，卖着油条、水煎包、馄饨之类的早点，很多上海人喜欢上店里买早点。上海的弄堂里的私家车没有北京多，只是偶尔有几辆车路过，这养成了弄堂里的人习惯悠悠哉哉地走路，很少注意过往的车辆，所以当金正武的摩托车飞驰而过的时候，很是惊扰了些早起的妇女，好在金正武的驾车技术还算过硬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金正武的摩托车把还是差一点带倒邻居家的姆妈。

他真希望下一场大雨，而不是小小的梅雨，这样，飞机就会误点，可惜，天虽然不太好，可是飞机降落肯定没问题。

该死的飞机，居然准点到达！该死的，居然只有堵车，没有堵飞机！

金正武的摩托车飞驰进机场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出旅客了！

十一号，十一号通道！

人呢，交货的人呢？

会不会是她，那个女人？那个三十岁左右，一看就很精明干练的女人？

金正武的摩托车戛然刹住，他的目光锁定机场的“十一”号通道，摩托还没有熄火，就跑了下来，死死地盯着从通道出来的惟一的一个人

人，向那个女人跑去。

那个女人也看了金正武一眼，眼前这个小伙子真帅，她在心里由衷地叹了一口气，然而只是一声叹息，她就傲然走过了。早上起的太早，她在飞机上睡了一路，要不是空姐叫她还会睡一会儿。

金正武发现女人对他没有反应，知道送货的不是她，他的目光就往通道里面搜寻，他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人了。

他赶忙问机场工作人员：“请问从汉城飞来的××航班到了吗？”

工作人员说：“早到了，刚才那位是最后一位乘客，您是接人吗？”

金正武连忙回头，那女人的背影正走出机场。

不会是她啊，老板说让交货的人找他，那老板一定把自己的特征告诉对方了，而那个女人看见他一点反应也没有，那就肯定不是她了。

那会是谁呢？该死，难道又办砸了，难道真要被老板炒鱿鱼了？

突然，有人把一只手搭在金正武肩上。

金正武连忙回头。

是个男人，像韩剧里的男人，那人问道：“你叫金正武？”

汉语居然很流利，这么说不一定是韩国人，金正武连忙道歉：“我是，抱歉，堵车了。”

那个男人没有责怪金正武，只是把一个盒子交到金正武手上，说：“还来得及，快！”

金正武赶忙接了过来，看一眼盒子上贴的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地址，金正武心里说，“妥了。”对交货的男人一笑，就朝停摩托车的地方跑去。

拿到了客人的货物，金正武的心情稍微好了些，给老板打过电话以后，他发动了摩托车，开始往客人留下的地址送货，心情也悠闲起来，也有心留意日益现代化的上海的街景和细雨中精巧的上海女人了。

红灯的时候，他把摩托车停在了出租车中间，眼睛往出租车的后视镜望去。

出租车的后视镜里映现出一张女人的脸，金正武想起来了，那是机场十一号通道最后出来的那个女人。

那个女人正好也向他望来。



四目相对，金正武笑了笑，那女人赶紧收回了目光，目光中居然还有一点惊慌。

金正武心里好笑，于是产生了恶嫌的小念头。等红灯过去，出租车再次发动的时候，金正武加大油门，也跟了过去。

出租车里的女人仿佛发现了金正武的跟踪，出租车加速向前飞驰。

要是在台湾，金正武开动自己的 YAMAHA 摩托车很容易就可以追上这部上海产的桑塔纳出租车，可惜，这部摩托是借米拉的便宜货，要追轿车，真是有心无力。

第五个红灯的时候，出租车朝南走了。

金正武直走，然后进了一个弄堂，进去吃了一两水煎包，喝了一碗绿豆稀饭，然后接着上路。要说生活上海，其实真的很舒服，它既没有北京城的开阔疏远，也没有台北的喧嚣芜杂，上海是个很小资、很平和、很人文的城市，吃完早点，金正武围上了围巾，骑上摩托车去送货。

货主在虹古路的一个小区，门口有保安。

金正武到的时候，门口的横杆喀嚓落下。

金正武把摩托车戛然停下：“我找人。”

保安说：“你有出入证吗？”

金正武掏出了机场男人给的纸条：“我找人！这儿有详细地址。”

保安扫了一眼金正武手中的单子说：“那您也得先和业主联系上。”

金正武说：“我打了，可对方电话一直占线。”

保安说：“那就等到不占线。”

金正武苦笑，真是死脑筋。

正好这时有车鸣笛，有车出入，保安把横杆抬起。

金正武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咬牙，猛地一脚油门，蹿了进去。

保安猝不及防，追在后面，大叫：“站住！站住！”

而此刻，公寓的浴室里，那个十一号通道最后一个出来的女人正在泡澡。她叫伊川夏，韩国人，年氏集团的法律顾问，二十九岁，二十一岁时毕业于韩国汉江大学法律专业，同年应聘年氏集团，年氏集团的年老先生，一眼就相中了当年那个二十一岁的女孩脸上的那种聪慧和安宁，

当场拍板，招聘了她。

事实上，伊川夏没有辜负年老先生的希望，八年来伊川夏在年氏集团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工作，深得年氏集团核心的赏识。三年前，集团确定了开拓发展中国业务的方针，特意送她上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了一年的中文。其实，在这之前，她早跟集团的业务执行官年良修学过一些简单的中文。

年良修是年老先生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移民到了韩国，协助哥哥艰苦创业，机遇巧合，碰上了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大好时机，年氏公司由小到大，成为年氏集团。

八年前，在年氏集团的招聘会上，伊川夏就注意到年良修了，那时他不到四十岁，正是男人最成熟最有魅力的年纪。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乎伊川夏的意料，年良修爱上了她，她也爱上了年良修，虽然他已经有妇之夫，但她不在乎。她只是没有料到，这段孽情会持续八年。

这期间，他们也想过分手的问题，伊川夏也做过努力，但是，一接触到韩国青年，她就不自觉地和年良修比较，比较来，比较去，还是发现年良修好，所以婚事就一直拖了下来，心甘情愿地当了年良修八年的情人。

年良修的祖籍是中国上海，中国台湾的女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，极力鼓吹嫁个上海男人，因为上海男人实在太好了！上海男人太温柔细致了，他们简直比女人还了解女人！

比如这间公寓的布置，颜色就和她在汉城的十分地相似，浴室里居然还准备了她喜欢的韩国仁川产的海盐浴盐！

伊川夏把海盐倒进水里，对远在汉城的年良修说：“良修，你怎么知道这种海盐是我喜欢的浴盐？”

年良修在电话的那头笑了。

伊川夏躺进泡沫中，握着手提话筒：“良修，让我怎么感激你？”

她知道年老先生就在年良修的身边，她落实了一句：“他离你至少五米远，对吗？”

年良修回答：“差不多这个数字。”

隔了五米，那就是说，年老先生听不见他们的谈话，他们可以倾诉小别的衷肠，虽然十几个钟头之前他们还在她的汉城的公寓幽会过，但现在伊川夏就有点想他了，她悠悠地道：“第二次到上海，勾起我很多记忆……良修，我想你。”

年良修也低声道：“这正是我的希望。”

接着他转对老人说：“川夏说一切都很顺利，让您放心。”

这种声东击西的套路是八年来和伊川夏偷情训练出来的，有好几次，伊川夏把电话打到年良修家，正好老婆又在，他就是用这种办法稳定好伊川夏的情绪的。

年老爷子咳得厉害：“……有她在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

年良修对着话筒，大声地说：“川夏小姐，总裁说，有你在上海，他一切都放心。”

伊川夏心中好笑，知道他又在玩一仆二主的游戏。

年良修又大声地说：“当然，因为总裁看中的不会有错。”

老人病容满面的脸上露出些许的欣慰。

伊川夏低声嬉笑道：“总裁？良修，你不会把自己放在总裁的位置上了吧？”

年良修一语双关地说：“只要努力，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。”这句话在年老先生听来是对年氏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，而在伊川夏听来又好像别有所指。年良修怕伊川夏再感情激动说出什么话来，赶紧说：“川夏小姐，再见。”

伊川夏一愣，电话里传来了忙音。

以前，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几次，那是他们正说话的时候，他老婆闯了进来，于是年良修就会叫一个男人的名字，比如金在旭，张正男之类的名字说再见。伊川夏一听，也就明白了，就不会再打过去了，可这次呢？

伊川夏正在纳闷，忽然门铃大作，这个时候谁会来呢，除了集团在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，还有谁呢？

伊川夏不及细想，就裹着浴袍跑到了大门边，贴近门叫道：“谁呀？”

门上的猫眼里，狼狈不堪的金正武裹着围巾的脸有些变形。

伊川夏大惊道：“你……你找谁？”

金正武在门外道：“我不找谁，我送快递。”

伊川夏说：“可我什么也没订。”

“这单子上写着地址就是这里，请您开门签收。”

伊川夏莫名其妙，这房子是刚装修好的，不存在上一任房客订的可能，那是公司送的吗？可她一早就去公司办事处见到经理助理了，助理根本没有提这事啊。

发现门里的女人在迟疑，金正武催促道：“喂！您到底收不收呀？请您开门！”

伊川夏紧张地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送快递的，请您开门签收好不好？”

伊川夏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伊川夏问：“谁让你送的？”

金正武：“公司！您到底开门不开？”

伊川夏在韩国就听说过有的歹徒利用送外卖、送特快专递犯罪的事情，难道在中国上海也有这种人？她不禁有点发冷，她紧贴着猫眼，命令道：“你……请你把围巾拿掉。”

金正武有点生气：“干吗要拿掉围巾？我一大早就被拎起来，从机场到这儿淋了一路的雨，冷着呢！”

伊川夏坚持道：“不行，你拿下来！”

金正武执拗地：“偏不拿！您是不要这个盒子是吧？那好，我扔了？”

伊川夏一听，只好妥协了，于是又提出了另一个条件：“你让我看一下你的证件。”

金正武悻悻然，只好掏出驾驶证堵在猫眼上。

伊川夏趴在猫眼上：“你叫米拉？”

金正武愣了愣，道：“是！”

“你真的是快递公司的？”

金正武火了：“是！您可真麻烦！我从来没遇到像您这样的主顾，我数到3，1……2……”

“等等，请告诉我谁订的东西？”

金正武看了一眼单子：“汉城，年良修。3！”

门“喀哒”开了。

伊川夏笑吟吟站在门口：“谢谢您。”

金正武递上盒子和单子：“请您签收，这儿。”

川夏飞快地签完，快乐地说：“谢谢您，米先生，您的名字很有趣。”

金正武淡然：“是吗？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人有趣！”

金正武抓起单子转身离开，经过刚才不愉快的对话，他不想再和这个女人纠缠，何况她还穿着浴衣！

然而，他刚走出几步，身后的女人就叫住他：“嘿，站住！”

金正武只好回头。

伊川夏呈现给他看的是打开的木盒子里破碎的玻璃片。

金正武愣住了，旋即走回，拈起一片贴着价格标签的玻璃片，同时他闻到了淡淡的韩国酒的味道，晚上，他在酒吧里打工，他明白这是一瓶韩国酒，他马上开始掏钱：“我赔！”

伊川夏有点生气：“这种礼物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，你知道它的价值吗？”

金正武看了看她，发现她就是机场十一号通道见到的最后一个出来的女人，而这瓶酒又是和她同机到达的，那个叫年良修的男人为什么不让人在飞机上就把酒给这女人呢，想不通，真想不通！金正武决定不去想，于是又加了两张一百元的人民币，转身边走边拽下紧裹的围巾，金正武实在心里窝火，于是突然回头，甩了一句：“你丈夫以为上海是乡下吧？”

伊川夏蓦地一怔，丈夫，这是一个让伊川夏心痛的中文，年良修是自己的丈夫吗，或者说他将来会是自己的丈夫吗？

面前是一张俊秀冷峻的面庞，充满不羁的神情。

伊川夏愣怔良久，心里猛地一揪，呐呐地问道：“你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金正武得意地道：“夫人，这种韩国蒸馏酒在上海的酒吧到处都是！”

可笑，男人怎么可以送女人酒？”

“你个小毛孩子，”伊川夏愠怒地道：“你懂什么！”

金正武不屑地道：“我不用懂，但我见多了，男人纵容女人酗酒，都是动机不纯。”

金正武晚上在上海酒吧打工，知道上海有句顺口溜：男人不喝醉，女人没小费，女人不喝醉，男人没机会。

金正武挑衅的神情让伊川夏很气愤，她几乎说不出话来：“你……”

金正武却已经扬长而去，他喜欢住弄堂的上海人，不喜欢住什么花园、嘉园的上海人，他们一般是外来的，外国人，外地人。

伊川夏咣地摔上门，懊恼地看着一盒的碎片。

她躺在沙发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的情绪稳定下来，开始想年良修。

年良修就是这样一个浪漫温柔的男人，总在不经意的时候，给她惊喜，他居然能把这个秘密保守到现在，他居然让这瓶酒一直跟着自己从汉城到上海，而自己全然不知道！

伊川夏摩挲着玻璃碎片，打年良修的手机：“良修，你让我感动。”

年良修驾驶着最新款的现代汽车，对着手机一笑：“我的目的达到了。”

伊川夏大声地说：“你知道那个送快递的孩子说什么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伊川夏甜蜜地：“他说……你是我丈夫。”

年良修一惊，以至于在女儿的学校门口，车也没有停好：“哦？……你喜欢就好。”

伊川夏追问了一句：“酒，还是那男孩的话？”

正这时，女儿扑到年良修的车窗户上，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年良修开了车门，妻子和女儿坐进车内。

年良修赶紧冲着电话公事公办地说：“你更倾向于哪种方案？”

伊川夏听出对方的迟缓：“你不方便？”

年良修说：“我刚接到缨子她们。”

伊川夏哑然片刻，旋即声音明朗，大声道：“年经理，我更倾向于前

者，您放心好了。”

年良修也愉快地道：“您真的了不起，难怪总裁对您赞不绝口，您跟别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”

这句话隐含了对两人之间默契的赞赏，伊川夏听出来了，于是也道：“谢谢您的信任，再见。”

年良修关了手机，转身对妻女愉快地问道：“去哪儿？”

而在上海的伊川夏的心情却很不好，她听出他和他老婆孩子在一起，她听见手机里他的女儿欢快的笑声了，快乐是他们的，自己呢，丈夫是人家另外一个女人的，自己只是年良修的情人，按中国人的说法是二奶，要算老婆也是小老婆！

而金正武的心情却好得不能再好，天已经放晴了，他骑着摩托车慢慢行驶着，擦身而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神情各异。

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，他从台湾来，在这个城市里，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。他喜欢陌生，喜欢像三毛一样流浪，喜欢穿梭于陌生和新鲜中。愿意当这个城市的过客，他喜欢把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当成演员，包括他楼上那个艺术家，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演出。

他回家的时候，米拉正在演出，他的女配角是一个二十一岁，身高一米六七，上海某个机械学院的女学生，少女摆着从上海时尚电视频道上学来的造型，摆着自认为时尚的 POSE，木木讷讷像架机械。

米拉皱了眉头，拿手框了一个取景框的样子，左右框了框，然后装做很艺术地说了声：“抱歉，你不合适。”

女孩大概已经被米拉“导演”了很久，早就不耐烦了，一听这话，气得摔门而出。

米拉耸了耸肩，很艺术地叫道：“下一个。”

门外，半天没有动静，他找来的模特已经在一分钟之前就被金正武全吓跑了。

金正武用的招数是这样的：他先从屋子里找几幅米拉的大作，然后他手上捧着几幅油画，对应聘的女孩说：“这就是他的青春系列组图之一，他会把你们画成这样。”

而那都是些什么画啊，不是一团气体、一盘青菜、一道闪电，就是裸女！

几个女孩盯着裸女，面面相觑，在米拉还在表演的时候纷纷离去。

等到米拉探出头来，发现他的模特已经全跑了，他大为恼火，他骂道：“金正武，干什么你？”

金正武把油画塞到米拉手里：“总得让我睡觉吧！”

说完，他就躺在几个小时前躺过的沙发上，拉上毯子，准备好好睡个回笼觉。

米拉呼啦掀掉了金正武身上的毯子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睡觉。”

米拉把一张纸拍在金正武面前：“看看协议，你的房间同时也是我的客厅。”

金正武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，嘟哝道：“我要睡觉！”

“你影响了我的工作。”

“你影响了我的休息。”

米拉质问道：“青天白日你睡什么觉？”

金正武反问：“深更半夜应该是睡觉的时间，你在干吗？”

米拉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？我跟你能一样吗？灵感的降临往往就是在深夜。”

金正武盖上毯子，说：“我跟你不一样，困倦在白天随时都会降临，午安。”

“金正武，你别耍赖！告诉你，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离开我米拉，你到哪里去租四百元一个月的房子？我是同情你、可怜你才收留你这个外来的家伙，我可不是缺那点钱，找什么人和我同住都得服从我，你也不能例外，咱们是有协议的！喂！”

金正武懒得和这种上海小男人争吵，一动不动。

米拉还不放过他：“你别装蒜，给我起来！你……你把驾驶执照还给我！”

金正武从毯子里扔出驾驶执照：“正要还您呢，我的驾照已经取回来

了。”

米拉无计可施：“你你你……给钱！”

“房租涨价要提前一个月告知对方，协议上写着呢。”

米拉道：“不是房租，是租驾驶执照的钱！”

金正武掀开毯子一角：“米拉，过分了吧？说好是借给我用的。”

米拉挑衅地说：“租！租借你懂吗？一百美金一天，你用了三个月了，给钱！”

金正武索性不理，蒙头大睡，上海男人就是这样的，你要和他吵架，他会跟你蘑菇半天，什么陈芝麻烂谷子全给你翻出来。所以，男人，还是不要和上海男人交朋友的好，不过，有一点，上海男人很讲公平，他会把你和他的权利和义务分得很清楚，不让你占便宜，也不大会让你吃亏。

米拉还想纠缠，正这时候，一个时尚女孩叩门而入，软软地问道：“请问哪位是画家米拉先生？”

米拉打量着女孩，惊喜道：“我就是，快请进，请坐。”

女孩站在沙发面前，看一眼毯子里面的金正武，迟疑着。

米拉意识到了，赶紧道：“小武，有客人到，总不能让姑娘坐你身上吧？”

金正武只好无奈地起身：“米拉，我服你！你工作，我到你楼上睡一会儿行吗？”

米拉马上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！协议上写得很明白，你永远不能踏进我的房间半步。”

金正武套上外衣，悻悻拉开门。

身后，米拉得意地：“你要是不喜欢这里，可以搬出去嘛，或者直接滚回台湾去！”

金正武现在才不想回台湾，他喜欢大陆，喜欢流浪，喜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他喜欢“在路上”的感觉。

好在上海是一个休闲的城市，他很快在街边找到一个雕像。

他靠在一个雕像怀抱里，他把一块“请勿打扰！”的牌子挂在雕塑的

手指上。

他睡了起来，不管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。

到了晚上，他就赶到酒吧打工，他是酒吧的调酒师，他把调酒当一门艺术，而不单单是技术。

晚上十一点的时候，伊川夏也到了这个酒吧，金正武一眼就发现了伊川夏，而她没有发现他。

伊川夏在一个暗暗的角落里刚坐下，金正武就拎了一瓶酒放在伊川夏面前的桌上，问道：“开吗？”

伊川夏一抬头，发现是早上给她送特快专递的小伙子。身着白色丝绸衬衣的金正武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气。

金正武开了酒：“看来你对这种蒸馏酒真是情有独钟啊。”

“难道不可以？”

金正武把一杯酒推到伊川夏面前：“你与众不同。”

伊川夏一笑：“就因为只钟情于一种酒？”

金正武：“当然不是，因为深夜里独自一个女人来喝酒的并不多。”

伊川夏环顾四周，冷清的酒吧里散落着的几对醉意亲密的男女，不禁尴尬也有些恼火，这个小男生怎么这么尖刻，上午就被他数落了一顿，怎么冤家路窄，又遇见了他，于是回击道：“作为一个服务生，你话太多了吧？”

金正武淡然一笑，想要转身离去。

伊川夏一口喝完杯子里的酒，大声道：“买单！”

金正武转身一乐，哄道：“女士，别这样，老板会开除我的。”

“哦，原来你也有所忌惮？”

金正武盯着伊川夏：“至少不敢像您这样肆无忌惮到明码标价。”

伊川夏火了，吼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无聊！叫你们老板来。”

金正武不紧不慢地摸出一把瑞士军刀。

伊川夏脸色大变：“你……你要干吗？”

众人的目光也都投向这边。

金正武指着伊川夏脖子：“嘘——”了一声。

伊川夏低头看了一眼，顿时面色通红。

领口上的价格标签赫然：1500。

这件新套裙是伊川夏下午刚在淮海路上的“巴黎春天”买的，晚上出门，光顾了化妆，竟然连套裙上的价格标签也忘了摘了，这下丑出大了。

金正武把军刀上的小剪刀旋开，放在伊川夏面前，转身离去。

伊川夏急忙把标签剪下。

另外一个服务生一直在关注着伊川夏，静静地走了过来，轻轻地问：“小姐，您买单？”

伊川夏刚才只是一句气话，可话既然已经出口，只好仓皇付账，接着她把红色的瑞士军刀也放在托盘上，说：“请把这个还给米拉先生，谢谢。”

服务生茫然道：“米拉？谁是米拉？”

伊川夏转过身来指了指吧台里的金正武：“他不是叫米拉吗？”

“哦，您弄错了，他叫金正武，是我们这里请来的台湾调酒师。”

伊川夏颇为惊讶地打量着吧台里忙碌的金正武，原来他是台湾人，可他早上不是速递员吗，他打两份工吗？

金正武从服务生手中接过军刀，看都不看这边一眼，继续调制手中的酒。

装酷！伊川夏在心里骂。

川夏走掉了，两个人没来由地吵了一架之后，她就走掉了。本来明朗得如同外面天气的心情，就这样被金正武这个坏小子破坏掉了，川夏想想就气。金正武很喜欢这种生存状态，白天干速递员，他可以跑遍上海的大街小巷，熟悉城市的每一根血管，晚上，他在酒吧，接触各种的边缘人物，感受海派文化的独特脉搏。

米拉就是金正武在酒吧认识的，那时金正武正忙着租房子，米拉听说以后就说可以和他合租，当时就签了协议。根据协议，金正武是不许进他的房间的，所以这天当米拉在楼梯口，拉着他的手，鼓励他上楼的时候，金正武举步迟疑：“米拉，你真的允许我上你的房间？”